

中国古典悬疑推理第一书

075026 YHYNWTC

大宋洗冤录

金错刀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大宋洗冤录

金错刀◎著

《大宋提刑官》姊妹篇
中国古典悬疑推理第一书

015600J 015600J 015600J

I247.5
JCD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宋洗冤录/金错刀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6.8

ISBN 7-219-05665-6

I. 大... II. 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2364 号

总 监 制 彭庆国
图书策划 符马活 李师江 冷 静
责任编辑 白竹林 罗敏超 马妮璐
封面设计 80 零·小贾

大 宋 洗 冤 录

DA SONG XI YUAN LU

作 者 金错刀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mm × 1320mm 1/32 开

字 数 230 千字

印 张 7.5
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9-05665-6/I·918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录 冤

DASONG
XIYUANLU

第一部 狸猫换太子

页 · 一

大宋真宗初年，江苏天长县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：真宗最宠爱的贵妃刘娘娘在回娘家省亲路上，一串玛瑙项链失窃。这是真宗送给刘娘娘的定情信物，倘若丢失，后宫乃至整个朝廷的权势恩宠将重新分割。天长县新任县令包拯很快破获了此案，紧接着，一个更大的冤案发生了：后宫李妃娘娘生下了一只“狸猫”，一时间，李妃被打入冷宫，后宫起火，宫里宫外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……

第二部 刘家庄连环案

页·八三

年逾六十的刘太公娶回了青楼女子明珠,正当老夫少妻、红颜白发相拥之际,刘太公的儿子刘远方倒在了血泊中。凶手是谁,为什么会在洞房花烛之夜下手?被邀前来避暑的包拯撞上了此案,才发现这件看似简单的案子另有玄机,背后牵扯出一连串的血案,血案的背后,却是石破天惊的阴谋。

第三部 新驸马案

页·一二九

包拯被一件无名女尸案难住了,当他百愁不解时,当今驸马陈英杰的一番话解开了他心中谜题。不料案子刚刚了结,另一具无名女尸浮现于河面。一个又一个的知情人被灭口,一条又一条线索被掐断。一个身材颀长的蒙面人,宫里宫外,京城陈州,他长袖善舞,掌控自如。他究竟是谁,与无名女尸有着怎样的关联?

第一部 狸猫换太子

大宋真宗初年，江苏天长县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：真宗最宠爱的贵妃刘娘娘在回娘家省亲路上，一串玛瑙项链失窃。这是真宗送给刘娘娘的定情信物，倘若丢失，后宫乃至整个朝廷的权势恩宠将重新分割。天长县新任县令包拯很快破获了此案，紧接着，一个更大的冤案发生了：后宫李妃娘娘生下了一只『狸猫』，一时间，李妃被打入冷宫，后宫起火，宫里宫外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……

楔子

深秋时分,天气已经很凉了。

在开封府外灵山的小道上却有一个衣衫单薄的女子,步伐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开封府走来。她大约二十多岁,容貌秀丽,一双大眼睛因为惶恐让人觉得分外怜惜,她走几步又回头去看,好像后面有什么吃人的猛兽在追她似的,额头上的汗珠已经沾湿了她的头发。在这寂静的山道中,她那沉重的喘息声越来越响,四周似乎都是这可怕的声音。

女子来到一个转弯处的山坡上,吃力地坐了下来,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她捶了捶腰,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僵硬的馒头,用力地咬了一口,抬眼望去,隐隐约约看到了开封府的影子,嘴角间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她把馒头塞进包里,浑身不知从哪里生出了一股力量猛地站起来,拍了拍身上的灰尘,朝开封府走去。

“哎呀!”女子走到下坡处,脚步收不住,撞到一个人的身上,惊得魂飞魄散,怔在那里话也说不出,包袱掉在地上也没发现。

“姑娘,你没事吧?”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在问她。



女子听出男子的话中没有敌意，偷偷抬眼望去，发现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，相貌魁梧，气宇轩昂，书生打扮的男子。这位男子有个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的特征，就是他的脸黑如锅底，前额还有一个月牙形状的印痕。她害羞地低下了头，轻轻说了声没事，掩面就走。

不料才走几步，她听见那个男子追了上来。他想干什么？她的心跳到了嗓子口。

“哎，你的包袱忘拿了！”男子追到她面前把包袱递给她。

女子羞红了脸，接过包袱，说了声“谢谢”又匆匆地往前赶路。

“站住！看你往哪里跑！”突然之间她的前面从天而降三个蒙面人。

女子吓得脸色苍白，把那包袱往蒙面人扔去，掉头就往回跑。为首的蒙面人用剑把包袱一劈为二，几个起落就到了女子前面。女子无计可施，只好往刚才那个黑脸男子身后躲去。

黑脸男子把女子挡在身后，大怒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这群歹徒想干什么？你们就不怕王法吗？”

“王法？我们鬼门三杰就是王法！”领头的蒙面人上下打量了一番黑脸男子说道，“看你是个读书人，就放你一马，乖乖地让一边去，否则别怪刀剑无眼！”

“不平事不平人管！开封府就在你们身后，你们不怕吗？”黑脸男子气愤难平。

三个蒙面人相互看了一眼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开封府？我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！”其中一个小个子蒙面人凑到领头的蒙面人耳边说道：“大哥，正事要紧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一块收拾了吧！”

“你们不就是为钱吗？我这儿有几十两银子都给你们，只希望放了这个弱女子。”黑脸男子忍气吞声地说。

“你话太多了，到阎罗王那儿去说吧。”为首的蒙面人挥剑向黑脸男子刺来。

黑脸男子闪过剑光，站定身子，掏出了随身的宝剑，摆出了一个招架的姿势。他对那女子说：“你快走！”女子躲在他的身后，摇了摇头。黑脸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那我们就只有同生共死了！”随即剑眉一

竖，对蒙面人道：“来吧！”

领头蒙面人骂道：“找死！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鬼门岛的独门功夫吧！”

黑脸男子也许明白技不如人，把那女子往身后用力一推，抱着必死的想法挥剑向蒙面人冲了过去。鬼门三杰的武艺的确是一流的，黑脸男子只感到一股剑气正向自己逼来，不由自主地拿剑一挡，只听“嚓”的一声，他的剑竟然断成两截，一道寒光晃过，他本能地闭上了眼睛。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却没有感到疼痛，他惊奇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一把宝剑就在离他喉咙几厘米远的地方挡住了蒙面人的剑。握剑的是一个威风凛凛，英气逼人的年轻人，看衣着打扮似乎是官府中人，他一剑逼退蒙面人，喝道：“又是你们这帮人，有我在你们的阴谋休想得逞！”

小个子蒙面人怒道：“又是你这小子，三番四次坏我们的好事，你可知道你得罪了谁吗？你得罪的是——”

领头的蒙面人急忙制止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既然你非要管闲事，那我们就刀剑上见吧！”

年轻人把女子交给黑脸男子，手握长剑，气定神闲地站在那儿，三个蒙面人把他团团围住，各舞刀剑向他杀去。

就在剑光快把年轻人罩住时，只见他猛地往上一提，凭空蹿起一丈多高，他的剑随即舞成了一朵剑花，且越来越大，向三个蒙面人笼罩开来。带头的蒙面人知道其厉害，急忙一个跟头翻出剑花范围，第二个蒙面人却不知好歹，他举剑往剑花上一刺，顿时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他撞来，他情急之中用内功去挡，却觉得这股力量越来越大，排山倒海般向他压来，他大叫一声，跌出一丈开外，宝剑也不知飞向了何处。小个子蒙面人见此情形，从身上掏出一把梅花镖向剑花撒去，还没等他退开，只觉眼前金光闪闪，无数的暗器向他飞来，他慌忙用剑去挡，“铛，铛，铛”一阵声响，他的左耳上中了一镖，疼得他大叫起来。

为首的蒙面人见情形不对，一把扶住小个子蒙面人，说道：“今日我们技不如人，但我们必报此仇！有胆的就留下名来！”

年轻人一抱拳道：“好说，在下展昭，随时恭候各位。”

蒙面人一愣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展昭，哼！哼！我们今天认栽了，后会



有期，走！”

看到蒙面人离开了，躲在树林里的女子和黑脸男子方才走了出来。女子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，走到年轻人面前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展昭啊！他常和我说起你。”

展昭脸露羞愧，道：“都怪我来迟，才让姑娘受惊了，主人已经等候多时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女子道：“好吧。”

女子走到黑脸男子跟前说道：“多谢拔刀相助，小女子铭记心中。”

黑脸男子道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展昭也冲黑脸男子说道：“在下展昭，兄台侠义之心真是令人万分钦佩，敢问兄台高姓大名？”

黑脸男子抱拳道：“不敢，庐州包拯。”

“好，包兄，我们有缘一定会再见的。”

包拯看着展昭和那女子远去的身影，若有所思。

一 初露锋芒

大宋真宗初年，江苏境内的天长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！

案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宋真宗最宠爱的贵妃刘娘娘回娘家省亲，一行人等住在知州刘凤府的府衙里。不料刚过三天就发生了盗窃事件，刘娘娘的一串玛瑙项链不翼而飞，而这串项链据知情者说恰恰是真宗送给贵妃的定情信物，是两人爱情的象征，被娘娘一直当心肝宝贝似的贴身戴着。如果到时真宗要看项链，娘娘拿不出来的话，是否就会遭到真宗的怀疑呢？这是让人不敢想象的事情。娘娘因此整天茶饭不思，人也消瘦了许多。知州刘凤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毕竟这是发生在他府上的事情，他有推卸不了的责任，日后皇上追究下来的话，他全家都逃不了一死。因此他严令属下必须在十天内侦破此案，否则全部撤职查办！一时间天长县被此事弄得鸡飞狗跳，人心惶惶。

这日，贵妃娘娘又召集一众官员讯问案情的进展情况。她愁容满面，

声音嘶哑，无力地问道：“有眉目了吧？”语气里没有抱多少希望。

刘知州站在那里，汗如雨下，嘴里“这、这、这”着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他偷偷地瞟过他的下属，发现他们一个个低着头，有人还在发抖。他在心里叫苦，暗骂道，这帮家伙平日里一个比一个能吹，一到节骨眼上，却连一个屁也不会放！

“刘知州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？查出什么线索没有？”娘娘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，又发话了。

刘知州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哪里敢抬起头来！他哀求道：“恳请娘娘再宽恕几天，我一定抓到盗贼，保证娘娘的项链完整无缺！”

“哼！你拿什么保证？我不想听那些虚话，你给我一句实在的，到底能不能找出来？”娘娘的声音提高了不少，她是真的被这些人给气坏了。她身边一个打扮颇为华丽的男子也趁势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官是怎么当的？到时看你们如何向皇上交代！”娘娘似乎不满意他盛气凌人的样子，给了他一个白眼，但是没说什么。

刘知州吓得一下子跪到地上，哭道：“娘娘饶了我吧，我实在查不出来啊！”

“哎。”娘娘叹了口气，朝刘知州摆摆手，示意他起来。她忽然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，“天长县知县呢？我怎么一直没看到他？在他的辖区发生这种事情，他总得有个说法吧。”

“娘娘，吴知县他已经离任了，新知县还没到任呢。”刘知州赶紧回答。

娘娘“嗯”了一声，不想再说什么，欲离去。

这时，一个衙役匆匆跑进来对刘知州说道：“启禀大人，新任天长县知县包拯正在门外候见。”

刘知州正不耐烦，连连挥手道：“不见，不见。”

“慢！”刘娘娘觉得这个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。她思索了一会儿，终于想起五年前在开封府外那个仗义救她的黑脸男子包拯，难道他已经当上了天长县知县了？会是他吗？她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张满脸漆黑，却正气凛然的面孔，她说道：“让他进来吧。”

不一会儿，衙役领着一个男子进来，这男子步子沉稳，昂首阔胸，他朝刘知州行了个礼道：“拜见知州大人。”



刘知州朝他努努嘴道：“还不快参见贵妃娘娘。”

包拯整整衣冠，吐了一口气，朝后退了一小步，又紧上一步，跪在娘娘面前，嘴里喊道：“下官包拯参见娘娘千岁！”

刘娘娘终于看清了眼前的这位天长县知县正是当年奋不顾身，拔刀相助的那个黑脸包拯啊。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轻轻地说道：“起来吧。”

包拯站起身来道：“下官听闻娘娘的项链被盗走了，请娘娘把这件案子交给下官来办，因为我是天长县知县，我有职责侦破此案。”

娘娘听了一愣，心里想道：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，别人都不愿沾手的事他却抢得快，这么多官员都办不好的事，他能办好吗？他不会是头脑发热吧？娘娘是个念旧的人，她想包拯好歹在她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过，自己也不能让他凭空多添麻烦，便说道：“还是算了吧，这件案子是在你还没到任前发生的，不在你的职责内，你不用多虑。”

“不！只要我是天长县知县，那么发生在这儿的所有案子都归我管！请娘娘放心，只要十天，我一定能把项链找回来！”包拯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刘娘娘暗想：包拯的脾气还像当年那样犟，也好，就给他一次机会，即使失败了不责怪他也就是了。娘娘便道：“那么你就尽力去查吧，下面的人都会配合你的，放心好了。”她看到包拯一直没有正眼看他，也就打消了和他再说认识的念头。

“多谢娘娘千岁，下官告退。”包拯慢慢退了出去。

刘知州等一帮官员见到终于有人出来担下这副重担，都松了口气，一个个鱼贯而出。

二 盗贼落网

包拯回到县衙，细细地研究了一番有关珠宝被盗案的卷宗。他发现上面的记载含糊不清，非常生气地把原来负责记录此案的刑名师爷贾士清叫了进来。

贾士清垂手站在包拯面前说道：“大人，我只是负责记录的，前任县令刚刚离任，这件案子是知州大人一手经办的，他说什么我就记什么，具

体情况我实在不清楚。你还是去问别人吧。”

包拯听得出他话里有推诿的意思，道：“你先别走，你就把你所知道的讲与我听好了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“娘娘的项链平常都是谁保管的？”包拯问。

“大人，因为项链是皇上送给娘娘的心爱之物，所以娘娘是不放心交给别人的，她平时都是戴在身上的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摘下来放在一个锦盒里，再用锁锁上，钥匙用绳系着挂在娘娘腰上。”

“平时谁和娘娘接触最多？”

“除了宫女杏儿就是龚美了。”

“龚美是谁？”

“龚美是娘娘的表哥。听说娘娘还没进宫时曾经受过他的照顾，所以当娘娘发达后，就给了他一份闲差，他这份差事啊，也不要干啥事，只要陪娘娘吃吃喝玩就能拿到大把的银子，很多人都眼红呢！”

“好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”包拯生怕他再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，赶紧打发他走了。他心里想看来要真正弄清案子的起因经过，还得去问事情的当事人刘娘娘。

包拯带上一干衙役向知州府邸而去。刘知州府邸就在天长县，包拯一行人不一会儿就到了。刘知州好像知道包拯要来似的，正站在门口迎接包拯。

包拯行过礼来不及寒暄就说道：“刘大人，我想见见刘娘娘，有些细节方面我还要问问清楚。”

“嘿嘿”刘凤府干笑两声说道：“包兄办起事来果然是雷厉风行啊，我早就听说包兄的大名了，我请包兄喝两杯，包兄不会推脱吧？”

“下官公务在身，不敢懈怠，还请刘大人引路吧。”包拯不卑不亢道。

刘凤府笑道：“包兄真是大忙人啊，何必那么着急？不是有十天时间嘛，现在才过去一天而已，凭包兄的智慧根本就用不着十天，三天足够了，包兄我说得不错吧！”

包拯不想再和他啰唆下去，但又碍于他是顶头上司不得不强作笑脸道：“我们都是为贵妃娘娘办事啊，早一天把项链找出来，娘娘也好早一



天摆脱忧愁,大人你也是这么想的,对吧?”

“那是当然,你就跟我来吧,娘娘正在休息,见不见你我可不敢保证。”刘凤府悻悻然说道。

包拯他们进去时,刘娘娘正坐在那儿沉思,只见她神情呆滞,两眼无光,听了包拯到来的禀报,竟然露出了欣喜的神色。她迫不急待地问道:“可是有什么线索了?”

“娘娘不要着急,我只是想就案情的细节方面再详细了解一下,这件案子才刚刚着手呢。”包拯答道。因为时隔太久,且娘娘的衣着打扮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,包拯并没有认出娘娘来。

刘娘娘有些失落,道:“那你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吧。刘大人你去忙吧。”

刘凤府喏了一声退下了。

“那下官就僭越了,娘娘平时和谁接触最密切?”包拯问道。

“当然是杏儿了,她是我的贴身宫女,还有就是我的表哥龚美了,你不会是怀疑他俩吧?他俩就在这儿,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他俩。”刘娘娘有点惊讶包拯的问题。

“我等会儿再问他们。娘娘能否告诉我项链是在哪儿失窃的?经过是怎样的?您觉得案发前有什么与往日不同的情形,望娘娘仔细地想想。”

“让我想一下,噢,是这样的,我们一到天长县就住进了刘知州的府里,我就住在这间屋子里,是刘知州特意挑出来的,他说这儿环境好,也清静。我记得那天是这样的,我们去苏山游玩,回来后我觉得很累,就让杏儿扶持我更衣沐浴了。我记得很清楚,睡觉前还和往常一样把项链锁进了锦盒,不料第二天醒来,却发现盒子不翼而飞,但是钥匙还完整无缺的挂在我身上!我当时比较慌乱就大叫起来,后来才想起那门是被闩住的,并没损坏,窗子等也没什么异常的痕迹,难道项链真的飞走了?事情就是这样的。”娘娘说道。

包拯细细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,发现它并不大,布置得颇为精巧,只有一道正门可以进出。如果照娘娘的说法,门窗都没人进来的话那不就是一间密室了吗?包拯是从来不相信什么密室之说的,他想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他问杏儿道:“你那天晚上最晚见到项链是什么时候?”

杏儿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宫女,她想了一下回答:“我在服侍娘娘更衣

时候还看见的呢,后来娘娘叫我时才知道不见了。”

“那娘娘休息以后你又做了什么?”

“我也去睡觉了呀。”

包拯心想,看来这杏儿是除了娘娘以外最后一个接触项链的人。娘娘是绝对排除在外的,那么杏儿就具有最大的嫌疑了,可是门窗都完好无损的话,案犯是怎么进去的呢?包拯百思不得其解,判断这里面一定有疏漏的地方。他又问龚美道:“龚公子是负责什么的?”

“我负责娘娘的一切生活起居,日常事务,娘娘的脾性我是最清楚不过了,这份差使恐怕除了我谁都不能胜任的!”龚美很傲慢地答道。

“龚公子住在哪里?”包拯又问。

“我住在娘娘的隔壁,我不能离娘娘太远的,万一娘娘叫我不到怎么办!”

“那天夜里龚公子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动静?”

“我敢保证绝对没有,我的听觉是最灵敏不过了,一有风吹草动我就会惊醒的,那天夜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”龚美非常肯定。

包拯陷入了沉思中。

“包卿,有什么发现没有?”刘娘娘的话打断了包拯的思考。

“还没有,不过娘娘请放心,我稍微有了点头绪,现在请娘娘先出去,让属下们对这间屋子好好勘查,因为这是案发现场。”包拯心里想到一些疑点,但还没有证据。

“好吧,杏儿,我们先出去。”娘娘等一众人出去了。

包拯指挥手下仔细地检查了屋子,但都没发现什么。包拯走到刘娘娘睡觉的床边,忽觉床脚边似有异样的东西,他小心捡起一看,原来是粒泥土,而且还是新鲜的。这房里干干净净的,为何会有泥土呢?是有人不小心带进来的?不可能呀,进刘娘娘房里的人都是很细心的呀,这是怎么回事呢?难道是——包拯正苦思不解时,突然外面传来一片嘈杂声。

“怎么回事?”包拯问。

一个衙役冲了进来,高兴地说:“抓住了!盗贼被刘大人抓住了!”



三 又起波澜

包拯很惊讶,盗贼这么容易就被抓住了?他问衙役怎么回事,衙役说不清楚,只说刘知州已经把他们送到县衙大牢里去了,请包大人快回去开堂审问。包拯想道,这盗贼还不是一个人,是团伙作案呢,看来要弄清事情真相,还得回县衙一趟,便吩咐道:“去禀报娘娘,我们回县衙。”

包拯等人回到县衙时,衙门外已经聚集了很多的老百姓,嚷嚷着要看盗窃贵妃娘娘项链的飞贼呢。刘凤府也在衙里,看到包拯,他洋洋得意道:“包拯,案犯我已经给你抓到了,你就结案吧。”

“等我开堂审了再结也不迟。”包拯不大相信凭刘知州的能力这么快就抓到案犯了,他相信唯有证据才是最好的说明。

包拯在堂上坐好,一切准备就绪,定睛细看跪在他面前的四个所谓案犯。

四个案犯其实是四个健壮的大汉,跪在最左边的大汉个子最高,比其他三人高出半个头。他留着络腮胡子,眉粗眼大,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粗犷鲁莽型的。旁边的第二个大汉头发凌乱,他低着头,一手捂着脸,地上有几滴血迹,看样子他曾受过重刑。包拯是反对严刑逼供的,他示意衙役拿布给他止血,没想到那大汉一把甩过白布,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。包拯自然不会和他理会。他看到第三个大汉一直在冷冷地盯着他,眼睛里充满了怨恨。包拯把目光移到第四个大汉身上,这个汉子皮肤要比其他三人白,看上去像读过书的,他的眼睛看着一个角落,仿佛在想着什么。

“下跪何人,报上名来!”包拯把惊堂木一拍。

“哼!”第一个大汉把头扭过一边,根本不想回答包拯。

“来人,给我大刑侍候,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板子硬!”一旁的刘知州生气了。

“慢着!”包拯指着最右边的那个有点斯文的汉子道,“你说吧,说了可免去无谓的皮肉之苦。”

“大人,我叫马汉,最左边的叫张龙,是我们的大哥,他俩一个叫赵虎,一个叫王朝。大人,我们不知道无缘无故地把我们抓来是干啥,我们一没偷,二不抢,又没犯法,凭什么抓我们?还请大人给个说法!”那个叫

马汉的汉子说道。

堂下看热闹的百姓哄闹起来。

“是啊是啊，干吗抓我们？”其他三人异口同声道。叫张龙的汉子指着刘知州骂道：“这个狗官，问也不问一句就把我二弟打成这样，我们又没得罪他！”

刘凤府被骂得恼羞成怒，跳起来大喊道：“来人呀，给我打！”

一边的衙役摩拳擦掌正欲动手，包拯制止了他们，又委婉地对刘凤府说道：“刘大人你这个样子的话叫我怎么审案子？要不你来审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你的县衙，再说这件案子是你在娘娘面前夸下海口的，我可不想抢你的功劳，最多我不说话好喽，你接着审吧。”刘凤府稍稍平息了怒气。

“你们知道为什么抓你们进来吗？”包拯暗思这几人虽然粗鲁，但绝不像偷盗之人，再说娘娘那儿守卫森严，怎么可能闯进四个人呢？他想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

“我们哪知道为什么抓我们，我们哥几个在酒馆喝酒时，这狗官就带人进来把我们捆了就走，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为什么抓我们？我们又没犯法，就算犯法也要拿证据出来呀！”又是张龙指着刘凤府骂道。

刘凤府被他左一个狗官右一个狗官骂得心头怒火冲天，他按捺不住跳到张龙面前，左右开弓连打了张龙四个耳光。张龙的脸上顿时肿了起来，他的三个兄弟一时火冒三丈，却被众衙役死死按住不能动弹。张龙的眼睛里冒着仇恨的光芒，狠狠地盯住刘凤府。刘凤府吓得倒退了两步，指着张龙道：“你们就是盗窃刘娘娘项链的飞贼，快点招认了吧！”

张龙四人连连冷笑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据我所知你们一直靠打短工为生，收入只能维持生计而已，可是这几天你们四人出手阔绰，常出入酒楼，这些吃喝玩乐的钱是哪来的？你们作何解释？”刘凤府自以为一语击中要害，说罢得意地看了看包拯，却发现包拯一脸严肃。

“放你妈的臭狗屁！这钱是老子捡来的，行了吧，老子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！”张龙破口大骂，赵虎怕他再挨打，连忙拉拉他衣服，示意他别逞强了。

没想到刘凤府这回却不生气，他“嘿嘿”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捡来的？